

甯陽續志

光緒十三年重增修

第玖冊

卷十七

藝文一

藝文二

卷十八

藝文三



甯陽縣志卷十七 總目

藝文一

御製詩八首

聖祖仁皇帝

汶水吟

高宗純皇帝

汶水吟恭依

皇祖原韻

渡汶水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總目

渡汶河 二首

渡汶河

過汶河

渡汶河 增補

藝文二

奏牘三首

再賀瑞麟表

國朝 岳 濬

奏謝 恩賞福字摺

黃恩彤

奏謝 京察議敘摺

黃恩彤

天... 西... 卷十七

紅印：... 書... 藏...

記上二十八首

歷代沿革記

元韓珪

改作東大闢記

李惟明

重修洸河記

劉承

重修聖廟記

李惟明

重修公廨記

王思誠

分撥縣界記

明李伯貞

重修縣治記

許彬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總目

二

鄉貢進士題名記

許彬

重建魯義姑姊廟記

許彬

二老歸榮堂記

王越

堽城堰記

商輅

都水分司新廨記

徐源

觀泉亭記

吳寬

修城記

喬縉

東泉亭記

李承祖

城隍廟鐘樓記

汪克章

改浚新柳泉記

王大化

靈峯禪寺記

吳雲臺

新建南關魯義姑姊祠記

張文鳳

節婦配享記

馮熊

令佐題名記

吳孟祺

創修泮池記

吳孟祺

建置齋舍學田記

李孟春

重修東嶽廟記

王正容

重修石梁口土堤記

胡瓚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總目

三

泮橋記

胡瓚

友竹軒記

增補

薛瑄

甯陽至德先聖泰伯廟記

增補

許彬

甯陽縣志卷十七

藝文一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

汶水吟

汶水潺潺清似玉，石澗縈紆行躑躅。連山百里入萊蕪，松柏縣蒙冬尙綠。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

汶水吟恭依

皇祖原韻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御製

一

肆覲東后修五玉

神堯家法貽軌躅，魯疆初歷俯汶川。春煙淡蕩波搖綠

渡汶水

過汶詣闕里，事畢渡汶回。因流溯其源，縈帶何悠哉。鄆
謹龜陰田，每每河之隈。會聞潤百里，胡乃騰塵埃。麥隴
雖青青，望澤久縈懷。調幕慙無術，發粟詎徧該。嗟哉此
土民，疾苦經識來。

渡汶河 二首

湛湛復沄沄，長虹貫雨瀆。山川千里互齊魯，一渠分濟

運常資是成盟舊所聞道元稱博覽已見數名紛

源出仙臺嶺依稀石汶真春寒動崔葦雨過漲漣淪公
玉漢奇士白英明老人徐行撫澄晏惟是廬斯民

渡汶河

三汶茲爲大千秋帶魯郊原山溯源出濟水匯流交東
解遲蒲刺波清下鷺抓方春生養候未擬網罟拋

過汶河

冰解中流細春初兩岸高原山派巨野濟水會資漕麗
日紅翻影輕風穀不濤黔黎迎蹕路情更切前遭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御製

二

渡汶河

增補

滑笏春波浴翠鳧遙源縈繆接萊蕪風光一帶分齊魯
支派千流匯港湖蹕路乍看橫蟬蝻舟鮫曾未守崔蒲
行來文獻邦知近戶有絃歌學有儒

正露合士白英明老人徐行撫澄晏惟是廬斯民

飛出仙臺嶺依稀石汶真春寒動崔葦雨過漲漣淪公

玉漢奇士白英明老人徐行撫澄晏惟是廬斯民

藝文二 卷之十七 表

奏牘

再賀瑞麟表

正正共一十次 岳 濬 山東 巡撫

題為

聖德之

恩膏倍渥

天心之嘉應

賀忱仰祈

睿鑒事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據布政使鄭禪寶詳稱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表

三

兗州府甯陽縣民孫永翔家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未時有牛在鶴山產一瑞麟產時異光四彩聲若雷鳴麟身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玉定文頂首含肉角鼻準隆起孔若芝雲雙瞳炯炯有光眶赤如炬兩耳卓立孔有彩毫偏身鱗甲頭頂純綠背自肩脊至尾間皆青色甲紋方圓相綜界畫如圖腹腋悉屬細鱗青黃交映甲縫有黃白彩毫尾長五寸共一十九節通尾青鱗節縫紅黃色尾尖有黄色彩毫一大縷四蹏周整碧潤如玉前趾各有黃毫委係麕身牛尾一角圓蹏茂質華文光

彩煥發洵屬

聖朝嘉瑞理合申報等情呈報到

臣臣

敬聞之下實深歡忭

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慶

賀欽惟我

皇上道隆參贊

德溥生成

紹精一以執中光被四表

體蕩平而建極慶洽兆民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表

四

大孝恢繼述之謨五典惇而教思廣浹

至治備修和之紀九功敘而愷澤旁敷

統山海於梯航近悅遠來共沐時雍之化

啟乾坤之苞采仰觀俯察悉占

福應之符日星泄河岳以同華後先標美雲露映芝禾而偕

麗次第呈奇咸亨已兆其鴻嘉穀穀尤徵於麟趾前此

地當鉅野歲在元枵忻逢神物之挺生肅繕丹函而上

報嗣值靈分蜀國會聞一降於鹽亭卽云瑞叶魯郊詎意

載臨於甌邑而乃璣衡萃秀指充土以洵舒轅宿涵精

注甯陽而更毓允矣屬身牛尾依然一角圓蹠既觀賦
質之維均兼訝含章之獨異義文布畫錯綜於頂額之
間禹範陳疇疆理於背肩之上璧紋珠纈疊疊成鱗繡
組金英熊熊作彩况復山連岱麓實

皇猷出震之區川接泗濱乃

聖澤流奎之野六師赫濯甫奏捷於邊陲百穀豐穰競吹幽
於里社紀以

龍飛寶祚壬產者週於千寅產者週於支支千並協夫循環
校以鳳歷良辰夏誕者本乎火冬誕者本乎水水火遞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表

五

彰夫既濟此皆由我

皇上心勤怙冒春臺培博厚之基禮重師儒離照煥文明之
象奮武還籌戢武保惠惟殷有年愈切祈年康田永殖
是以昭事式孚

帝鑒錫佑命以重申欽崇克迓

天庥屆昌期而滋至洵寰瀛之所罕觀誠古今之所稀聞

臣并

舜難名形容莫罄稽之載籍信知感召之原繪以縑組

用表對揚之願雖

睿懷緝敬荷

繁禧而淵暢彌殷而輿悃抒誠頌

純嘏而嵩呼倍切伏冀

詔登瑤簡顯重熙於累葉丕圖垂炳蔚之輝

恩沛綸書宣秩祐於遐陬泰宇履舒長之會臣實切懼忭之

至理合敬謹繪圖恭

進以

聞

奏謝

恩賞福字摺

黃恩彤

臣人見前

奏為恭謝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摺文

六

天恩事竊臣齋捐差弁回粵捧到

恩賜

御書福字一方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欽惟我

皇上春臺播闔

泰宇延洪赫赫於遐濟泰宇與會臣實切懼忭之

丙位騰輝臣重熙於累葉丕圖垂炳蔚之輝

堯典煥文章之治

宇階輯瑞

再嘯徵敷錫之休祥開淑景以延和八風從律黃恩汎

詔下青陽而錫祉六合同符丕衍

鴻慶於無疆咸拜

龍光之有奕臣忝膺疆寄甫厯新韶職守多疎涓埃未効荷

天庥之庇佑幸海宇之綏安

釀膏遠沛備致嘉祥

寶翰遙頒廣推

大資金壺灑潤穗垣迎墨露之華瑤管抒芬梅嶺絢牋雲之

彩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

七

奎章乍捧

羲畫高懸蹈舞難名仰瞻曷罄

臣惟有倍勵微忱恪恭厥職

緬

鳳藻而時加循省宜自求受祉之基竭駑鈍而益矢慎勤期

永戴

生成之德所有感激榮幸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聖鑒

皇上聖鑒 奏謝

京察議敘摺 黃恩彤

奏爲恭謝

與之意也官給 賜於小於萬餘年恭備

天恩仰祈

臣等同心戮力重鑒無以冀仰酬

聖鑒事竊臣現准吏部咨開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內閣奉

諭旨

硃諭廣東巡撫黃恩彤協力籌維共成收定著加恩交部議

敘等因欽此臣當卽恭設香案望聖感泣頌德謝恩恭謝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東魯寒儒西曹末吏疊蒙

簡擢涖歷封疆愧撫綏之乏術莫効涓埃慮措置之乖方時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

八

虞隕越乃蒞任甫屆一年值考績恰逢三載荷聖恩

丹綸之下賁

俯賜褒揚承

紫綉之遙頒兼叨甄敘榮逾華袞非夢想所敢期惕若冰淵

實感慚之交弁臣惟有永矢靖共益加勤奮才非任鉅

敢忘策勵於駑駘

恩重報難勉竭微忱於葵藿一切海疆應辦各事宜隨時會

商督臣協力同心慎重經理以冀仰酬

皇上獎勵裁成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悚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鑒

甯陽縣志

卷之十七

藝文
捐

九

卷十七終

甯陽縣志卷十八

藝文三

記上

歷代沿革記

韋 珪 元汝上人縣尹宦績有傳

按甯陽古少皞之墟禹分疆域兗居最下與徐相埒甯

陽乃其東北徼邑 今兗州為禹貢徐州之域惟文獻通考以龔邱為古兗州北界 未審

始置春秋戰國時為魯國邾國之境西漢高后以兗州

為魯郡 高后置魯郡亦見文獻通考 改置泰山郡東漢立任城國易

甯陽縣志 藝文 卷之十八 一

為東平國甯陽屢割屬焉王莽改曰甯順又曰桃鄉光

武破龐萌於桃聚是也歷晉宋後魏北齊隋其名隨時

改易紛莫勝紀唐初尅平徐圓朗之亂復以魯郡為州

改甯陽為龔邱時武德五年也 以上所云沿革多有姓謠詳見歷代沿革考

大厯三年潁川庾賁文明來涖茲邑惠政敷施期年政

成李陽冰為書德政以告來者至今篆刻時新迄宋為

名縣甲山東金正隆 海陵楊王年號 末羣盜猖獗兵戈搶攘邑

為殘毀夫定 金世宗年號 四年朔郡完顏阿合速為尉介勵

敦勤崇修廨宇大定九年黎陽王珩伯玉作尹貞孝廉

能人荷其德公退政暇治後築亭以奉二親扁曰綵衣
遺跡巍然猶存邑人樹去思碑於舊治東泰和

金章宗
改元年

號

初金源氏治道衰微少主失守井閭靡弊四民逋亡

天開我元邊彼南方又安海隅乙未

元太宗七年是
時未有年號

年

詔郡邑定編民壬子

憲宗
二年

間得戶四百八十四鄉二社

八國制戶不滿千者弗邑焉至元

世祖
年號

三年併爲崑陽

鄉至二十三年立巡檢司以警奸邪逮成宗皇帝繼天

立極承平既久人文溥化物理漸繁父老稱諸上甯陽

復立爲邑以隸兗州迺大德又元年也

見元史
成宗紀

初國家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二

列天下郡縣以牧斯民而分王諸侯割兗州屬濟甯路

甯陽隸焉爲皇祐大長公主湯沐邑命唐元鉢羅公來

監垂德撫字十餘年一新公廡若爲善堂若兩司房若

樓門若獄室若庖廚以楹計三十有五東舊治爲文廟

改宣聖廟址爲三皇廟禮樂文化蔚然重新踵其政者

易於施教故山東稱仁厚邑嗚呼事有廢興時有盛衰

珪汶上人也疆理相接嘗聞父老言甯陽古鉅邑迨兵

戈蕩殘編民子遺若是惟土壤沃厚多桑麻棗柿梨栗

之宜山曰靈曰告曰皮曰陪曰靜曰彩發地峭豎奇秀

相峙飛泉百股不可殫記北枕汶水南控濟沅而四野

密如也然界汶上相去七十餘里人不知訟訴而涓厚

少文泰定甲子是年為泰定元年歲來忝尹職下車訪諸遺老

知其所以然悉久而無聞也故碑以告邑人泰定二年

二月吉日

改作東大閘記

李惟明舊志云元文學處士

泗別於崑陽沅道之汶支於奉符元時堰城入奉符界之堰城沅

引之西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沅爾雅汶為瀾瀾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三

一作闡即沅水又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

城甚為邊害羨自沅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

陣斬蘭是汶水通沅由來甚久國初歲丁巳憲宗七年

有年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名實始於汶水之陰

堰城之左作一斗門場汶水入沅益泗漕以餉宿靳戍

邊之眾且以溉濟充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

元二十年此世祖至元也是年詔江南漕河海兼運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嗣因河運船多損壞仍專事海運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

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

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輪京師二十六

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於

是汶之利被南北矣是年從壽張尹韓仲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民山西南由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達御河見元史世祖紀始輔國直隄城西北

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

懸門闌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易圯乃改西

虹為今閘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為西閘後改

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細不常歲常以

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

之二入洸至春全塌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四

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

汶之堰歲修延祐仁宗改元年號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

月為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

溢為害至元順帝年號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

兩閘被其害而洸亦為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為

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魯大川底

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

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為害况河上廣石材不勝用

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范

陽竭白水溉田缺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弗聽浮議妄興石堰重困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埝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言閘壞堰崩碑沈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監馮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埝城謂衆曰埝城洸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爲一大閘之議命濠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上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陶甃煨灰以濠寨官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

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興事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待來年以己事諉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袤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土爲石基以承閘閘之崇與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雁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

端折以東西各附於旁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
前隘漲水也前盡基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
一壘石爲崖承之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
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
口廣尺深咫板十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
兩端各盡其身上下以啟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闕以大
石爲兩梟夾制其前卻始議參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
而新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枉新
遂以羸又皆大石自基至顛凡十一壘舊不一用焉石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六

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脗合無間故其締構之工
鉅砌之密會通諸聞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
六十有奇土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甃以萬計
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
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
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
役徒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八人始事於五月七日
畢役於九月十日聞旣成衆請識其事於石屬筆於予
予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漕之益爲灌

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善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爲慮深矣不有茲役曷彰馬公之識其言已驗碑仆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尙存豈天忌馬公之言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其利耶惟是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於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爲敘其始末以見堰城間水利喉襟且表馬公之言爲鑒

重修沈河記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七

劉

承 元人爵里未詳

沈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 沈水乃古名川見於水經注者

尤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

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

無窮會通之源沈也沈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

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溷奔徑入於沈

所以淤填也至元

此亦順帝至元也是年庚辰次年卽改元至正後文所云至正辛巳是也

六年監丞宋公

不著其名

濬自牖口至石刺事鐫於珉然沈

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

前功徒費後患復萌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濠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澀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准中書符下東平濟甯兼贊厥役公以令使王允濠寨朱良義奏差寨因普化馳驛來督帥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十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按良義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良義字仁可燕山人兼明儒吏數且優嫺監丞開其源於前少監

不著姓名

淪其流於後逝波滔滔永濟會通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八

之流使漕事無虞非公之忠誠爲國遠慮與屬吏有司之竭心又孰能興此事立此功耶今以爲國勞民實逸道存焉吾知公之慮將必建千百載遠大之勳行且發軔於此矣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奉議濟甯路判官商承德兗州判官王承事甯陽縣達魯花赤兀難仄汶上縣簿登仕佐郎饒裕咸董厥役已乃僉議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迺請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授筆而紀其歲月公西京人始由提點壽武參書奎章參贊經筵檢校藝文至正辛巳陞都水少監是年秋仍分監

東平至則廣積儲修公廨利靡不舉其才略過人遠矣
是爲記

重修聖廟記

李惟明 見前

甯陽縣教諭王致遠告予曰山東邑僻而隘者惟甯陽
所部氓社八戶於學者田二十畝公需仰給爲甚艱夫
子廟載築惟一殿歲永灰裂多紛山藻摧落聖哲黯慘

春秋有事席草萊以陳祀至元己卯秋

元有兩至元一
爲世祖改元年

號己卯則十六年一爲順帝
改元年號己卯則五年也

簿君陳臺靳夢臣到任首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九

謁廟乃慨然曰天下之治出自夫子本弗敦枝其茂乎
遂以重修爲己任而同官協力割祿緡爲公需君親董
役胥徒無擾耗甫閱月而紛裂摧落者一新創兩廡各
四楹召畫工繪賢徒各在列者於廡神門改正櫺星又
立我元加封夫子號碑落成之日儼然爲甯陽壯觀於
是尹喬公敏達魯花赤兀難仄中書掾劉敬源典史郭
受益合議欲爲記之君曰是役也實長官志諸公贊翼
吾特督工職當稱矣奚記焉僉曰記者誌其年月以示
將來非矜德也蓋聖人無古今廟貌有興廢若一旦異

於今俾後人修葺之仍公創也是烏可以不記敢請先
生爲之文予既述致遠言竊謂堯舜聖之至者也得天
位以治民家沐其膏人沾其休其德澤淪浹於天下深
且溥矣孔子聖而無位以行其道是弗堯舜若也奚堯
舜之祠蕭然於今而孔子之廟巍乎徧天下世愈遠而
祠愈嚴者豈宰我所謂賢於堯舜也歟今簿君不曰是
役在令而迺以任己既成不自以爲功曰長官欲然長
官不曰然而曰當勒珉以誌年月其勞謙不伐去彼爲
所不當爲而僚朋相猜者遠矣君諱良弼幼習國語六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

司倉稅再尉名縣至斯而能稱益遠致遠沈人諱思甯
至正二年四月日

重修公廨記

王思誠

字致道磁陽人至治元年進士累官國子監祭酒諡獻肅元史有傳

縣本春秋魯之闡邑漢爲甯陽屬泰山郡後漢屬東平

國晉并入剛後魏廢剛平移置平原鄉以名縣

平原乃僑置縣

並非以鄉名縣且不

自後魏始詳沿革考隋開皇十六年以興平原同名改

爲龔邱屬魯郡宋大觀四年避

宣聖諱削爲龔金源

氏復今名隸兗州國朝至元二年省入磁陽二十三年

置巡檢司大德元年復爲縣徙廨於舊治之西以舊廨作縣之儒學至正四年秋騎寇數百掠滕涉兗而來鳴鉦擊鼓挺兵入城以紅帕裹首衣婦人衣周走而呼聲震天地火其廨舍延燒民廬烟火連夕弗滅寇退未遑營建僑居僧寺民屋以聽事焉七年縣尹中山劉允始割俸爲之倡而邑人好事者多出財爲之助迺鳩材撤舊址而爲前堂若東西吏舍若庖廚若架閣庫二十又一間董之者提舉王君居仁等也功未及訖而劉君以代去新尹單州梁君彥謙臨漳宋君郁繼之十年三月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一

郭門外道以西及西北二門循東北一隅皆隸汶上而東門泰安之地也故汶上之社八十有四而泰安之社百有二十負郭南他屬邑小戶寡政煩賦重邑人不堪其命列狀上於朝懇懇以不均爲言廷論憫焉移文臬司審覆之蓋將從所請也曩予以夏官侍郎丁內艱劉尹嘗來卽謀於我將經始茲廨也且曰俟功畢願文紀歲月余諾之未幾余起守河間入爲禮部尙書勸農山東自泰安過甯陽邑僚佐郊迓宿於新廨之後堂時西原文逸處士致遠按元李惟明重修聖廟記有教諭王致遠諱思甯沈人似卽思誠之昆弟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行不惟同姓同輩且思誠字致道思甯字致遠亦相近亦來會梁尹持處士之子

嘉所撰新廨事狀請予爲之記予未遑也今年春予改長成均梁尹又伴居仁之子游來徵予文遂先述其邑之因革次紀廨之廢興終列社之多寡而詳書以爲記庶來者有所稽云至正十三年仲秋上旬日

分撥縣界記

李伯貞

舊志云明金谿人

甯陽充之屬邑也自西漢歷晉魏皆仍舊制晉時已逮廢甯陽

隋更曰龔邱宋曰龔縣至金復舊名所轄民社自金洎

元屢罹兵革版籍殘毀其故城西黃等悉入於泰安汶上而本縣止存八社及聖朝開疆之始首命浙東王文珪簿領是邑

簿領乃督率之義非主簿之簿也且是初時甫定縣邑豈有不置令而置簿之理

視事按諸版籍而所筦者止八社民不過三百戶且是

邑實東省之要衝往來絡繹地狹民稀事又劇於他邑

若此民將何堪一日乃禮諸老而問之曰郭門之外皆

隸別邑何耶諸老愿以上事對於是訪諸碑誌而考實

其故乃申聞所司達諸省憲

此豈主簿所得爲

未幾檄下俾州

縣原據之土地悉令復舊而泰安汶上以沿革日久忍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弗能與又三載洪武五年春正月僉山東憲事李公漢按治茲邑下車首閱故事乃慨然歎曰事之遲者舉而行之錯者改而正之我之任也遂舉正其事帖下州縣來者喻之以禮不受命者威以刑俾泰安汶上保社不日而悉復其舊自故城等四社軍民一千二百四十四戶乃泰安復歸之地西黃等五村軍民五百七十九戶乃汶上復歸之地於是垂髻戴白欣然而相謂曰而今而後復得歸祖父之邦矣而縣有繁劇之務吾儕小人惟力是事嗚呼土地人民入於鄰邑之版籍不克正者

百有餘年一旦明白非爲邑者之幸曰爲邑者非實一

邑斯民之幸也雖然王公肇其謀匪僉憲李公莫能終

其事若不記諸石無以示遠而垂後世也於是乎書

重修縣治記

許如彬明邑人見列傳文莊

治有常處斯視瞻尊而政刑肅理之必然也夫環千里

而爲郡郡有治則州縣仰焉環百里而爲邑邑有治則

鄉社仰焉其興廢補敝則又係乎居職者之賢否何如

耳甯陽竟之屬邑其歷代隸置改革載在祭酒王恩誠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十四

教授韓珪韓珪非之記茲不贅按縣治舊在城東北隅

元大德元年徙於今所而以舊廨爲學宮至正四年燬

於兵官僚聽訟僧寺民屋者三年明年七月縣尹劉允

始仍舊址營建未幾代去尹梁彥謙繼之十年三月始

得落成洪武中主簿王文珪王文珪非主簿修之宣德中知縣

孔公朝按此記知舊志誤以公朝爲朝典史邢敏創建麗譙之樓而廳

廊之傾圮者重加修葺惜其規制狹隘弗稱仰瞻歷歲

滋久寢入敝壞一日知縣王傑傑爲令在正統間舊志列洪武孟方剛之後今

據此記 縣丞齊郁劉震主簿張贊典史李順謀出俸金

修復於是役民丁之在官者百餘人積材庀事輦石陶
甃工獻其能民効其力經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
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廣兩倍之深殺於
廣者三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廣視正堂不及者
相半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作廈於正堂之前爲廊於
正堂之後立兩廂以翼其左右構儀門以肅其出入建
幕廳於庾方起燕寢於坎位其低昂廣狹亦皆稱是他
若戒石有亭架閣有庫庖湍廩庾靡不具焉經始於正
統壬戌年十月之望落成於明年四月之朔專其事而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

司會計者震也工旣告成光祿寺少卿王賢惟善暨余
皆以內艱居家惟善謂余宜有言紀其事以彰諸公同
心協力知所當務且俾後之來者知敬承而勿墜也

按原

文刪去
二段

鄉貢進士題名記

許一彬

三間高一丈八尺

國家聖聖相承八十餘年文運亨嘉而四海之內颯颯
乎絃誦之聲仁義禮樂之化揚於遐邇故士之育乎學
校者莫不爭自奮勵務以學行文章取科第登庸於時

者後先相望雖唐虞之雍雍穆穆成周之濟濟藹藹不
是過也甯陽兗之鉅邑密邇闕里士之出於科目者恆
不乏人順天府尹王公惟善暨余皆甯陽人嘗欲取邑
之鄉貢士勒石於學爲後來者勸然以羈宦京師志未
遂焉天順元年春適知縣事翟君文冕來朝惟善以爲
言文冕諾之歸語同官縣丞傅祐陳義主簿吳忠典史
賴忠教諭沈益訓導王質皆欣然從命乃相與命工礪
石取邑之登名鄉舉者自洪武永樂以至於今勒名於
上其有第進士者小注於下而併錄其官蓋所以重科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六

目之選而啟諸士子嚮用之心也惟善謂余宜有言記
之余維今仕進之途不一而科第爲最盛是石之勒不
取諸前無以驗今人則效之實不錄諸今又何以啟後
人景仰之心哉故善學者於此藏焉修焉一舉首而寓
乎目得不起其高山仰止之心乎息焉游焉一舉足而
感乎中得不動其景行行止之念乎其所以觀感興起
而爲成德達材之助者豈小補哉宋儒嘗曰人之所難
得於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能學問修爲
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慾此亦天之所難得於人者

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能以天之所難得者
徇天砥礪修習以底於成就而卒不爲無窮之慾所壞
者亦豈世所易得哉諸士子生聖賢之邦遇明盛之時
得於天者既厚而學問修爲又底於成他日發舒所蘊
而大展所學其可不修身制行思所以徇天而肯爲無
窮之慾所壞哉孰謂流芳貽誥於百世之下者不本於
今之賢否耶文冕諸君之所以爲此舉者意有在也文
冕名弁陝之涇陽世家由解元間擢今官有寬仁之政
且能誘掖士類而爲士君子所稱道云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七

重建魯義姑姊廟記

許彬

魯義姑姊廟在甯陽東七十里南義社爵山之麓厯歲
滋久而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正統中縣丞齊郁又
撤而新之及茲復壞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秦和康公名驥

盧龍李公適過祠下顧瞻廟貌不稱神棲乃命縣之主

簿吳忠

據此及前記則忠乃天順間任舊志誤列成化李沂後

里人奎文閣典籍

許越募緣重建一時官僚富室輕財重義之士各以其
貲來助者不下數千百計乃相度高亢之所移於舊址

北三十步許創建立廟三間爲楹者五深一丈七尺闊
四丈有奇高視深殺二尺左右前三間外爲大門一
間其高深表亦皆稱是繚以周垣植以松柏經始於天
順辛巳^五正月之望落成於是年五月之朔先是里人
順天府尹王賢惟善夙重義姑旣徵中外諸才士大夫
詩歌鏤板以行顧余亦里人也舊居館閣素欽義姑之
名且重繡衣之尙義簿與典籍之區畫措置而典籍余
之嗣子也竊嘗論之莫柔於人心不可以威劫不可以
法持不可以力奪也莫強於人心可以誠感可以德化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文

可以義動也蓋義者制事之本感化之機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可以格鳥獸化強暴觀於強齊伐魯虢虎之勢
方張長蛇之毒已熾孰不以爲萬鈞壓卵魯必爲之齏
粉矣顧義姑一孱弱之婦倉卒遇之於郊詢及抱姪攜
男之事不肯公而向私第割恩而全義詞語從容一出
肺腑齊將義之曰魯未可伐也婦人猶知秉公義况朝
臣士大夫乎乃聞於齊君拔兵而還魯得免禍因訪得
婦人賜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妹孔子聞之曰^{列女傳公正}
^{信誠云云乃}劉向語今輒以屬之孔子未知何據初閱舊志義姑姊
傳有孔子聞之曰一語深以爲怪不意乃襄敏誤之也

義姑姊公正信誠果於行義惜其姓名不傳不能無遺憾於後也然義姑之秉公行義固出於天性亦豈非本於周公風化之所漸濡乎故先儒嘗曰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觀此則義姑之所爲初豈逆意齊將之問魯君之賜哉其心亦出於至誠而非尋常矯揉有所爲而爲焉者比之晉僕射之事蓋有間矣充州太守郭鑑通判田懋推官范雯各以其貲來助且屬余記之故爲記之如右他如錢穀之出入則耆老宋祥畢玉張賢掌之工作之都料則有梓人王佚作張權而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充

晨昏啟閉司香火者則廟祝孔達也其他以貲來助者庸書以碑陰云

二老歸榮堂記

王

越

字世昌明濬縣人景泰二年進士累官三邊總制屢立戰功封威甯伯改武佩

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加少保卒贈太傅諡襄敏明史有傳按越許彬門人見彬墓碑

歸榮堂者知甯陽縣事關西翟弁爲其邑之二老作也

二老學同塾進同籍仕同朝官同品退同歸緋袍金帶蒼顏華髮並與聯席望之若神僊鄉人榮之爲父者起教子之心爲臣者興忠君之念乃是邦家之光非特間

里之榮而已也弁知其然構堂以歸榮名者有由然矣
堂直縣治之南稍西朝元觀故址厥位面陽效歐陽子
畫舫齋之制木不加雕斲之而已牆不加飾坊之而已
高明亢爽足快心目中前爲二門面崇墉背麗譙灌木
陰翳禽鳥和鳴暇日燕遊其間凝眸遠睇萬慮俱忘意
豁如也工部主事嘉禾倪廷瞻名馬海鹽人適以水利駐節
甯陽謂盛事不可無傳乃走書索余文記之嗚乎仕宦
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二老有焉二老者順天府尹

王公惟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許先生道中也公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起家鄉舉登乙榜授校官陞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
以至今官守法奉公京民仰戴忠勞著於輦轂清聲聞
於朝野今年七十有八

王公以成化三年卒年八十三是年乃天順六年也

先生

由進士歷翰林檢討編修修撰陞太常寺卿今皇上新

復大寶首進今官詔入館閣當大言之任凡鋪張神藻

黼黻鴻猷供奉左右者多先生筆已而爲奸回所譖當

作記卽直書不諱如此足徵公論

出參陝藩尋有賜環之命今年七十

有一夫士之遭遇盛時而得進退始終俯仰無愧若二

老者幾何人哉計其所生之年當國朝統御之初太平

全盛之日天地渾厚靈長之氣得之最先故能全所賦
予究所設施其進也豐功偉烈足以羽儀乎朝廷其退
也盛德雅望足以敦厚乎風俗此堂之所以作而余之
所以記歟作二老歸榮堂記

刪去末
段及詩

堽城堰記

商

字宏載明涪安人鄉會殿試皆第一明
代三元惟輅一人累官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謚文毅明史有傳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兗州泗水
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於汶者自兗北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三

而止浮於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
甯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
甯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
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
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甯兗北築堽城堰障汶
水南流由沈河注汶甯汶之下流又築戴村堰障之西
南流南抵濟甯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
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
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太宗文皇帝遷都

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以通第堰皆
土築每遇霖潦衝決水盡泄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
爲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員外郎張君克謙奉命
治河歷觀舊跡歎曰濬泉源疏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
堰壩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
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
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旣修堽城堰
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
史牟公名倬觀其成績極加歎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三

則以堽城舊址河闊沙深難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
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
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
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倫
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
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豘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
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
廣二十五尺面加石板豘二層廣一十七尺開豘口七
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啟閉遇山水泛漲啟板聽

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一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十五尺中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八尺兩石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拴贅口上橫以巨石或三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梁民頗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沙入洗洗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二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鴈翅二亦用板啟閉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啟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贅石高一十有八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余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成化十一年記

都水分司新解記

徐

源

明長洲人工部分司主事見監司表

都水掌凡天下河渠壩堰之政甯陽之有分司始自永樂中旣浚會通河引東郡諸泉作金口堰城隍堰以竭汶泗洸沂灌通運渠便諸貢之船也朝廷以爲上源之地工役材料浚鑿之事維是國計所倚不可無官以董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四

之爰命工部官一人專總焉官率三歲一易然以甯陽四距泉堰適均也故前後臨政者悉駐節於此厥初廡宇未備乃或巷處民間其後且則寓政藩司退則復入私第至天順間始有構爲公廨以自別者惜乎旣去而斂之成化八年宜興張君克謙來莅茲政乃訪而葺之加闢廣焉於是規模略備然猶座無几閣地無砌甃塵逐步履案席硯筆風沙膠滿焉廳之南障以厚牆中銅以四板門其二不設樞軸莫可啟無以異於庫藏之室月朔羣吏聽政與諸州縣會文白事者悉蔽廳壁之外

或見或隱召有所對僅可中門覲其面是豈向明爲治之意乎越明年己亥

明年謂源莅任之明年是年爲成化十五年

泉脈既浚

堰役且休乃乘農事之隙議改新之且易其梁木之甚腐者縣舉耆老張英督工因得隙地乃徙後堂於北者三丈六尺兩廂房悉退一屋之地徙前廳於後堂之基前廳爲露臺退儀門於北縮正門於儀門廳事之前遂以二軒門壁之害明者咸撤去之地甃以甌屋壁不尙采飾加堅固已耳創始於是歲九月乙丑落成於十月庚子由是四顧豁然凡泉脈之浚治堰牖之節宣材石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

之豐窳官屬之勤惰出則廉其弊入則稽其成上有所觀示下有所瞻聽爽然若倍精神矣既而學諭莆田宋叔昭等來言曰維是布政之廳閱月之役耳材不加費工不告勞能使向之塵暗隘陋之室一旦煥爲清明淨虛之府是不可以無記予旦暮居斯廳者也竊亦感於世之庸惰陋劣以自蔽其明者豈特斯堂已乎法令政教本明也而柔懦以蔽焉者多使皆奮而更焉則猶斯堂革污以就潔清明之可仰也必矣天理德性本明也而物欲以蔽焉者多使皆克而復焉則猶斯堂去暗以

向明高明之可望也必矣然則斯堂也固可爲吾修政復性之助也奚但廡宇廳屋之間而已也因記而刻之石成化庚子十八年秋九月吉日

觀泉亭記

吳寬

字原博明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會試廷試皆第一累官禮部尚書入東閣專

典誥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明史有傳

自國家遷都於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美

所浮乎地勢隆汗望若階級置插蓄水洩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於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涇迂則易竭迺滔滔汨汨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濬而導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朝廷特設主事分治之三歲始代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名縮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脈始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勤敏之稱徹於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爲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木築亭泉上曰吾將督役於是而觀夫泉之行

也因以觀泉名之書來求予文以紀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於山水之間若柳公於愚泉歐陽公於釀泉可以概見獨惜其人皆放斥於外而不得盡其用於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爲自娛之資而已若廷儀則以泉爲職者也方其從事於斯厯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跡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者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是時有志於是務者亦可爲天下之至樂而遂忘乎勞矣故泉一也亭蓄而無爲觀之者樂其甯陽縣志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適乎己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己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詎爲此乎爲彼乎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名源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於編計散見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關於漕渠

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闕黃君世

名

將往代之世用久仕於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

擇爲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

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敘其功而望其成焉

修城記

喬

縉明洛陽人工部分
司主事見監司表

城所以禦暴保民池所以設險守國堯之甯陽在春秋
時爲謹闡之地國朝邑焉有城堡溝池雉堞樓櫓歲久
傾圯湮塞陵夷道成化辛丑十七年蕩覆而無復限隔暮

夜之戎交相往來若履平地趨坦途略無越起抵東尤
甚隍水絕流雉堞仆砌運渠固滅其湍碧居民亦罹其
杌隍是歲仲冬夜盜鼓譟而入燬民廬劫民財而去越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明日吏民案視胥躑躅屹立匪直歎形勢之夷而深慨
夫泉利之由廢也檄移郡集民告以築浚民憚勞以爲
越二歲始可有成迺躬督之以浚以築爲隍爲塹宣言
勸勞始辛丑十月訖壬寅十八年正月四壁林立百堞豎
峙環渠深邃泉派流通事不持久民不告勞雖非雉堞
峭拔湯池洵險亦可以禦保而恃守也卒之民獲底定
盜亦遠迹水通運渠國稅利溥是雖俄頃之爲抑亦小
補於治道焉爾若夫時序遷流修墜起廢不能不有待
於後之君子也是用筆之以記歲月云

東泉亭記

李承祖

明濟甯人宏治庚戌進士前志云主事

都水江夏王君公大

考宏治間都水主事有成甯王子成公大殆其字歟但曰江夏則不

可奉命治泉於東方乃卽廳事東偏結茅爲亭名曰東

泉亭不忘所事也公大始至據圖考志周行案視得泉

源通塞之故親率屬吏而程其勞壅者浚淤者滌蕪穢

不治者翦薙而爬剔焉或種木以固其址或鑿石以補

其敝又裁去其無益而勞人者環數百里地役夫幾萬

人時作息而收成功如是者三閱歲及代而還朝有日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无

矣承祖時過訪公大共坐亭中時暑甚久之清風入竹
颯然拂几席顧野花灼灼含芳杼秀於小山間列於泉
外於是洗觴對酌酒酣樂甚因謂公大君之莅茲土也
以有事於東泉而遂以東泉名茲亭亭去泉頗遠就亭
而索泉無有也公大笑曰子謂吾亭之遠東泉邪抑知
東泉之不遠吾亭邪吾自蚤歲從事於學得之身而思
見乎時今受明天子寵命有事於泉夙夜在公惟不稱
任使是懼故以東泉名吾亭不敢須臾忘也漕事方殷
而吾東泉沛然同流共濟使國用有賴而明天子少紓

左顧之憂吾怡然在吾亭然後卽安逮水落泉竭匯衆流而下一勺之益甚於千金則吾視吾亭蹶然不能安雖欲一日於是乎處不可得已然則寄東泉於吾亭固吾志也而奚較乎吾亭之遠東泉否邪承祖聞其言而趨之作東泉亭記以告後之君子

城隍廟鐘鼓樓記

汪克章

邑人見選舉表

國家稽古定制而城隍之祀周天下若今顯祐伯之神其一也神莫茲土陰隲居民善者既有所恃而不恐惡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者復有所畏而不爲每朔望歲時祭奠者繩繩然而水旱疾疫有求必於神是禱顧棟宇之麗像設之嚴新之者前縣令劉公

名永安

也而鐘鼓之設未及有事於廟猶

稱缺焉邑民路端好善崇禮慨然以創建爲任捐貲僦工作時領袖乃陳鐘鼓於殿之東西而材瓦以庀之其崇幾丈餘廣視崇殺二之一翬飛屹立足快瞻仰且冶鐵以爲香鑪者十有五枚以置殿之前後及廊廡間由是廟事孔飭凡考擊焚修闡神之幽而祝其貺者罔有弗悅故老傳論以爲自國初主簿王公文珪首莅斯邑

迄今廟更幾治而未有若今日之備者也厥徽哉工肇於正德癸酉

八年

春而是歲之秋成之路欲勒其事於石

會疾弗果已而疾篤且愈戴神之惠益深不忘也乞余言以記之余以神非人不享人非神不賴神人交欣政

是以和我太祖再造乾坤山川鬼神効靈者弗翅城隍也而神之司城隍者為烈聖聖相承道脈日昌而神之

庥日敷民事神敬罔或渝是知今廟之美成之者若人也而非神之靈其孰使之即神之靈之能感人則國家

福德之隆本固而源深者其弗驗邪是可書也故為之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記以付石工使咸知我皇明靈長之慶羣神翊相之機而凡為善以去惡者蓋益有鑒於斯焉

柳泉記

王大化

明儀真人爵秩未詳

柳泉之著者也出甯陽城西平地土中舊嘗入於沈

以達於泗漕之利存焉肆惟末流浸淫淪於沙者幾七

十年非其性也嘉靖丙戌

五年

默泉吳子來董泉事補偏

刮垢式克有緒越明年丁亥周爰詢咨而喟然曰漕渠

之仰於泉猶人身之理於脈也謂衣帶之微以卒事固

不可然蔑焉是一脈未理而得謂校乎迺召屬吏語之曰胡村之南可棄也其壤惡沈河之東可渠也其勢下道則古河之西可引也夷而徑也僉曰唯唯因請於少司空蘭谿章公

名拯

公曰盍亟圖之天實貽之以竣子也

於是卜日糾工指沈之兩涯曰牖此則爲牖者二蓄洩時矣指邑之南曰橋此則爲橋者一涉無病矣指民田麗於西河之西者曰易此則罔用厲矣蓋心計而身親之不憚瘁焉導若泉東至於沈又東至冊河折而南又東入於蛇眼金馬諸泉旣與灑合於泗而其利猶夫舊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也經始於丁亥秋九月之朔迄戊子春三月告成渠之長以步計二千一百七十有六廣也步有奇石以尺計一千九十有五輒以塊計如其數以劬計者灰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甃二百三鐵一百六十椿木以根計五百四十梢柴以箇計八百三十力役於泉夫以名計五百二十財取於曠役以劬計者三沈河灘地價之民者以畝計一十有八夫以數十年湮廢復之一旦無違時無徧常無問有司默泉者可謂無負於其職也弗可泯也遂爲之記俾來者觀焉庶有徵乎默泉子名鵬字萬里

浙之秀水人舉癸未進士濟川之才特其小試云

靈峯禪寺記

吳雲臺

明莆田人教諭見秩官表

浮屠氏入中國自漢永平始蔓延而祀之者徧天下其間崇替相尋觀諸傳蕭之論與元魏之時每怪空桑之斥言正矣終不能使瑪之心屈能令無復子遺矣終不能已延昌之侈建其勢則然也王荆公所謂佛氏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隆尙如此其弗信乎然而琳宮梵宇世之幽人高士每不厭登臨棲跡者則固以其足爲娛

甯陽縣志

卷之十人

藝文記

三

遊騁目之資暫空其滯礙之懷耳予從江南來遇上方奇勝輒往觀之至是登伏山靈峯禪寺見石壁峭絕老樹如龍禪宮上下倚而列焉其基創自政和

宋徽宗年號

修

於國朝景泰天順年間嗣後增搆雄觀具存獨門垣傾圮堊漆寢做舊碑仆於荒煙野草中不能不使觀者躊

躇興歎也邑二尹楊君

名季深

奉都水顧公

名

命重修堊

城堰以伐石至亦若有愀然於懷者歸而告諸邑宰羅

侯

名祐

相與捐俸畀寺僧圓慧等令圮者正之做者新之

仆者起而琢之爰過訪語予俾予爲之記予曰碑仆起

之可也琢竄舊文者何日以殘缺剝落之甚存者又皆浮屠緒語懼滋觀者惑故也予惟佛氏與吾儒誠異矣然其道以無爲爲宗以明心見性爲法門言彌近理去吾儒之說幾何所貴識者能辨之耳矧夫民之愚誘之以因果休之以報應眩之以慈鐙慧鏡般若臺諸幻語有不翕然從之也者然則侯之飭新宇易舊鑄固以增登臨之勝又不令其民爲禍福語所惑侯之趣良足嘉哉侯陝之麟遊人以國子上舍來爲今官性豈弟治多崇雅斯舉也亦足以觀其人焉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十四

新建南關魯義姑姊祠記

張文鳳

明常熟人工部分司主事見監司表

嘗謂教化風俗國家之所恃以立也天理民彝吾人之所恃以生也六經語孟之講明漢唐諸賢之論列有宋數君子前後著述記載千言萬語悉不越此焉爾是故忠者得之爲忠孝者得之爲孝節義者得之而爲節爲義皆足以植人紀勵世風而民生實有賴焉時降俗漓人心陷溺當事者以教化風俗爲不急之務語及天理民彝則以爲迂遠而不切於事讀書談道之士質美識

高篤信而力行者固代有其人庸儒俗吏計利害而不顧義理蔑聖賢之訓以爲不必盡合者亦多矣抑豈知其如布帛菽粟然民生不可一日闕焉者哉於此有人焉獨以身任其責天相之人成之無所爲而爲也明效大驗昭揭宇宙使天下後世不惟賢且知者信之雖愚夫愚婦亦不得不信之此其於聖賢古訓有大發明不費辭說所以尊崇而揚厲之以風天下也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例論哉吾於魯義姑事重有感焉全孤數語君用以安忠矣而忠不足以名之也兄子旣全宗祀攸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

託孝矣而孝不足以名之也守己不辱敵人起敬節矣義矣而節義不足以名之也卒之身名俱完而周公伯禽之魯實嘉賴之於乎教化風俗果何負於人國也哉天理民彝果可一日而不全於吾人也哉余嘗讀列女傳而義其事及來甯陽乃其故里也遂得瞻拜祠下竊怪二千餘年未有能張大之者僅一許翰林爲之記一王京兆爲之表章詠歌然祠宇荒僻弗稱祠典缺而未載潛德幽光尙有闡揚未至者豈以有所待而然歟風治泉之明年爲嘉靖己亥

十八年

爰復爲立祠於甯陽之

南門外爲屋三楹繚以周垣有門有廡規制略備經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且議春秋致祭勿替求邑之節婦二烈女一配焉俾士大夫之往來觀者知不獨有義姑姊將益信周公伯禽之魯其化大以遐也庠生王正容京兆裔孫聞茲舉而義之謂宜記厥成以詔後世不辭書而鏤諸石

節婦配享記

馮

明金華人工部
司主事見監司表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美

夫節婦孝子順孫則旌之昭大典也甯陽之南門外新遷魯義姑祠其中配享者節婦齊氏程氏烈女許氏皆我明之已旌者也其表章崇重之意具在碑記可考己嘉靖歲癸卯^{二十二年}孟母朱氏卒闔縣士大夫嘉其節白之當道請從祀義姑以待我聖天子之旌於是巡撫石塘曾公^{名銳}出練帛二端遣官弔奠提學虞城楊公覈實其事復議之云朱氏守節存孤儉身奉母之死靡他己遂同穴之願所生不忝可方異代之媛禮宜從祀例當秦旌迺於甲辰^{二十三年}仲夏朔行縣置主送祠以祀之乙

已二十制下旌表其門又逾年將易前主其子廩生守

禎以碑記未載恐其久而或湮也自具石泣道苦節之

事屬余記之按狀朱氏夫孟緒其先鄒人實子孟子之

後素孝友好義樂施家無餘儲娶朱氏甫六載而卒生

子守禎僅三月於時朱年二十四家貧竭力營葬哀毀

骨立欲以身殉其母勸之曰汝獨不念汝夫遺囑乎汝

繼姑老且無出當奉以終年汝幼子孤且多疾當保以

承嗣朱泣而從命迺勤紡績以供養育其事繼姑也敬

愛兼至有疾則竭力扶持及故終喪不茹葷酒君子謂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七

孺人能盡婦道矣其於遺孤保其身體訓之行誼蔚然

爲時名儒君子謂孺人能盡母道矣其從夫命也一時

遺囑終身恪守至於償遺金祀絕嗣尤足嘉焉君子謂

孺人能盡妻道矣夫盡婦道孝也盡母道慈也盡妻道

貞也孝以廣仁慈以成教貞以立身其完懿全節足以

風矣以之從祀於義姑廟貌不有光乎蓋義姑之遇患

難全兄妹母子之恩而化齊保魯有安社稷之功孺人

之歷艱苦崇貞一孝慈之美而維風植範有表世俗之

德所謂易地則皆然者在昔魯侯褒封其義今聖天子

旌表其節皆以彰善於前而勸善於後也廟有祀碑有記遐邇見聞有餘勸矣故勒之石以俟觀風者采焉

令佐題名記

吳孟祺

明邑人見列傳

題名者因其名而名之也名之者卽其名而考其實也子能食父命之名如呼某爲某之類是也臣能仕君命之名如授某人爲某官之類是也子不聽父命曰非其子也臣不遵君命尙可謂之臣乎是故環百里之境而爲縣立之長而名曰知言於縣事無弗知也而又佐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以丞以簿以尉皆求所以知其所未知者耳設一事有不得其理則民斯有一之不得其安者名之所繫其重蓋如此甯之爲邑自國初以至於今百九十餘禩矣官是者指不勝屈而題名之石闕然未見乃嘉靖三十七年秋邑侯郭君完主簿王君濟美始協謀而鼎建之稽諸往牒詢及父老由令而下僅得若干人將序而列諸珉昭範示戒也已乃屬余記之余觀其人雖殊途異秩然其間固有爲循吏爲健吏爲懦吏爲酷吏爲貪吏者循知之上也健次之懦又次之乃若爲酷爲貪則甘心

暴棄而昧於所趨者甚矣君子於是乎鑒往於是乎警
心或職賦焉必常常而曰賦國經費也吾民得無有地
瘠糧肥靠捐排甲者乎抑有虛文促解破產大戶者乎
有則吾何丞或職馬焉必常常而曰馬武備也吾民得
無有羣牧失宜種類弗孳者乎抑有坐困高值勉市上
貢者乎有則吾何丞或職簿職尉焉必常常而曰奸盜
國蠹也勾攝期會將無沈滯而未稽者乎狗鼠伺竊將
無滋蔓而養患者乎有則吾且安用矣由是爲令者又
以其大中至正之心臨於上而曰丞如是也簿如是也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尉如是也吾何知矣惟是本以六條防以十害盡慮研
思而出則事無弗得其理民無弗得其安矣於此而上
之人我知也則曰上之政也吾之命也吾奚加上之人
不我知也則亦曰上之政也吾之命也吾奚損吾知共
吾君父之命已耳嗚呼是非所謂天下之真知而循良
之極選也乎匹夫細民懵不知學名曰仁而或挾刃名
曰義而或曰奪未足深怪也獨稱學道行義之君子而
亦或襲其爲不犬可怪也哉嗚呼正嘉而前吏之知名
者何數也自是而後寥寥焉蓋民之憔悴也極矣予惻

焉敢以論夫後之君子

創修泮池記

吳孟祺

余觀思樂之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在泮飲酒
獻馘獻囚獻功蓋古者自辟廡而下列國之學必有頌
頌之制如半璧然而今之鄉學亦多有之意者效法於
璧水之遺相沿而弗廢歟吾甯無泮泮之創自都水張
君文鳳始君蘇之常熟人余乙丑之同年友也奉命來
督齊魯諸泉之水使畢濟於漕逾年底績濊濊如也乃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早

一日視學見其規制備飾獨泮池稱缺乃慨然曰是缺
也而惡乎宜我其任之於是諸文學髦士咸以請曰信

哉吾其樂觀厥成矣乃以庚子

嘉靖十
九年

仲春涓吉相宜

計庸慮用材也則取諸工之曠役也則取諸夫之餘猶
不足也則割俸以益乃於櫺星門內墜開巨池東西以
尺計者長丈有五闊視長殺三之二深視闊倍之蓋仿
彿乎半璧而不膠其制也底以石布周以甃壘防崩涸
也石梁中起板橋旁翼便趨蹌也諸文學髦士相與喜
曰信矣夫君之言也泮微君奚成會余起遷謫晉留都

戶曹郎道吾甯遂以記請無何君則以北屯田郎擢去
乃言曰君之爲是泮也不費公帑不奪民力視今之仕
者智淫於自封志役於夤緣違恤其他其弗如是者則
礫礫如石斬斬如槁循襲擬老成稊稜擬厚慎屈其指
以計遷而於學校也徒責多士以揖候進趨崇眉目之
觀已耳餘奚問吾聞君之於多士也簡其才而教焉憐
其乏而周焉士戴其德勃勃焉興矣其務於作人類如
此故其創是泮也或曰將以協地靈翕風氣翊多士而
助之奮焉耳余則曰有大焉夫泮之爲言班也長人者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聖

之政教將於是乎班焉而政教也者其德之著乎君宰
新會宰內黃皆巨邑也聖賢獨隱隱起儕輩間用陟今
官猗歟政之成也乃茲於學校獨加之意視諸君子不
翅其子弟抑亦教之餘響矣乎故欲知君之德者觀諸
政焉止矣欲知君之政者觀諸教焉止矣繫詩實有之
曰匪怒伊教順彼長道克明其德夫長道固政也是三
言者魯之人昔以頌其君矣今藉以爲張君記無亦可
乎僉曰可哉則記之時嘉靖癸亥四十年桐岡席侯名禮以
重修學宮於泮水有力焉大同志而增後觀事得附書

建置齋舍學田記

李孟春

明阜平人教諭見秩官表

我國家稽古定制設學育才必建之堂以宣教分之齋以肄業給之田以賙恤制也甯庠堂宇卑隘兩齋傾頽幾數十年學田之制稱缺甚非敷化作人至意己已

隆慶

三年

春邑侯秦公

名吉士

恢堂制而新之齋舍學田尙未及

焉庚午

四年

何公

名玉德

繼至甫三日謁廟講學卽歎曰齋

以翼堂也弗備何以飾觀田以養賢也弗備何以周急矧今聖天子聿修百度化理維新而學制廢缺如此何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聖

以宣揚德意於是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方欲創建增置而入覲之期至矣迨考最言旋他務未遑輒詎日鳩工築基選良凡材木瓦甃鐵桌聖漆之類舉皆區處齋之東西爲間各五南北植楹各六而其戶牖之明檐阿之飾塗墍之固俱可經久自是堂宇巍峩兩齋豎峙學制煥然改觀己復查荒田之新墾未經稅者有南白等社共地一頃九十畝歲計其入儲之於學凡士有婚喪不足洎貧窶弗能自贍者咸取給焉佃者無得欺隱守者無令侵漁永爲甯庠公費之需吁二事兼舉一時更

新可謂急所先務而作人之道至矣盡矣昔文翁興學於蜀夷風大化學者比齊魯焉况以齊魯之地而遇公之振作如此文翁豈得專美於前耶後之游於斯業於斯必有以究其文物之所從來是公之德澤貽於無窮也故記之於石以垂不朽云

重修東嶽廟記

明邑人見良吏傳

維泰山爲五岳之宗山之高也其神必靈故祠宇徧東郡甯陽東郭外數武有廟在焉莫稽肇建興衰亦幾歷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三

春秋矣余謝政家居偶出郊瞻拜祠下顧門壁傾堙室宇滲漏而寢殿尤不足以庇風雨乃屬邑人李思學先撤寢殿而新之規制率迫隘弗廣拓舊址而稍遷於北者二十餘尺高廣視昔有加時嘉靖甲子四十年春三月也左有元君祠三間又四載隆慶戊辰二年春二月羽流

曹永甯鼎新其棟宇亦與寢殿相直歲久正殿亦漸弗飭謀諸邑經歷朱君學易鄉耆紀元卿周之楨協力贊襄諏吉營建遠近好善者聞茲舉而義之相率輸貨殫力不約而同計工若料若干繕爲殿廊若干間繚以周

垣經始於萬曆八年春二月丙子迺夏四月庚午落成
其基砌鞏固結構精研煥然金碧輝映足以妥神靈嚴
歲祀一方稱雄鎮焉或問余曰禮諸侯祭山川季氏之
旅尼父斥其僭今茲之舉義乎否耶余應之曰天王封
建列國山川在境內使主其祭制也而於福善禍淫禦
災捍患合四境而陰隲之既有其神則凡歲時有所祈
禱有所報賽以仰其庥者將不於神是享乎譬諸井泉
雖屬諸地主而一方之附麗於左右者皆得汲而飲之
既得而飲之則從而浚之亦宜也矧岳鎮載諸祀典出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膚寸之雲以霖雨天下尤利澤之及民者由是而幽明
協應以調四時之風雨以衍國家靈長之運者有賴矣
孰云僭因刻諸石以爲記云

重修石梁口土堤記

胡璣

明桐城人工部分司主事見宦績傳

醫書有云有餘利瀉不足利補此言似之而非也業已
外溢必且中耗總之不足安得有餘夫惟時其吐納密
其腠理令元氣不洩於鍼芒斯上策乎治渠之法何以
異此汶自堰城而西旣厚爲堤而障之矣石梁獨當其

衝而地最下歲虞蝕有司憚於創始稍稍補苴可幸無費而隨築隨決卒未有建必然之畫而一勞永佚焉

者歲丁酉萬曆二十五年余承乏東泉會大霖雨三汶橫潰乘

瑕而入故堤益不支其所嚙蝕殆盡夫水之積不厚則

負大舟也無力國家六師之命寄於漕而漕之命寄於

汶汶之下流塵塵以十之三益漕而上源既洩其何所

濟甯陽令李君請發水衡金錢三百六十有奇治河徒

役七百人往治之余爲奏記總河今大司空楊公名一魁

從其請時金口坎河二役並舉而泉夫方有事於東泉

甯陽縣志 藝文記 卷之十八 壘

急無可使者爲出夫家之征如其數期以春月受功入

夏而釋而令朝京師攝者計戶而徵徵且聚糧稍後期

越四月猶未底績余惟水潦將降豫防之謂何因檄翁

丞董之顧獨念東郡泉壩之役以千計而甯陽得十分

之一此曹之荷鍤而食其力者誰非民脂膏奈何重罷

之而至令舍稽事耶復申前約盡四月歸農其所未竟

則集新萊肥三邑之夫二百二十有奇助之用大歡悅

丞且賈其餘勇爲修磯嘴壩以殺其勢皆始慮之所不

及者也亡何令至自京師益嚴乾浸清亢蠹較前費省

一百有奇凡役百有十旬築堤長百有餘丈於是伐石
河千屬余爲記以詔來世者其言曰是役也大司空主
之使君度之而郡丞實經紀之微獨此也鄙邑介在汶
陰國家旣係命於汶卽捐謹闡數百畝之地爲汶假道
其焉辟害而况迴狂瀾於中流脫民生於魚鱉豈鄙邑
專承之一二鄰封嘉受其賜顧沐民不佞以勤使君煩
後命唯是出納會計有司事也其敢貪功以微大戾余
嘉令之慮事周也其不佞也翁丞之不懈也俾余得藉
手告成事以復於大司空抑又何幸焉是爲記郡丞唐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記

吳

君名禎令李君沐民縣丞翁道例得並書

沈橋記

胡 瓚

甯陽縣治北一舍許爲堽城元人於其地引汶水別注
以益泗漕是爲沈國家築壩戴村汶自是畢達天井而
所謂沈者歷縣南三十里始受柳泉諸流合於濟而柳
泉更在沈以下西流滲入於沙嘉靖中先都水使者檇
李吳公名鵬始建沈河閘爲柳泉假道焉於是沈僅通一
綫餘且化爲平陸矣顧霖潦時降溝澮暴盈幾不辨牛

馬兩涯之民率若望洋是漕渠不獲其涓滴之利而害
移之民者奚啻尋丈則勝國之濫觴也余既治東泉甫
下車居民以爲言時侍御吳公名崇禮方倡其鄉三老李

春鳴若而人欲就吳公所創闢南架爲飛虹者十一東

西長二十餘丈闊殺二十之一高如之業有成議余乃

請於總河安邑楊公名一魁報可擇日舉事稍稍規度令

梁下各鍵以版時其啟閉俾柳泉仍出東道每歲杪輒

助以畚鍤之卒千指而又躬爲巡閱間出廩餼之餘勞

之總河泌水劉公名東星以問水至亦捐穀五鍾自令以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署

下皆有助梁成有日矣余將代至明都水主事三年更代瓚於萬曆二十五

年抵任則是年爲二十七年春鳴乃持册走汶上謁余請記宣言曰

幸使君始之願使君卒之余辭若曰始事則鄉先生勸

率則令余奚知春鳴比三返足盡瘡必得請乃己余謂

川無舟梁過賓指其國衰乘輿濟人君子疵其惠渺夫

非有司事第古所謂徒杠輿梁云者歲一易置非若飛

虹之建一勞永佚蓋五行之工畢具計糜金錢千二百

有奇今有司徒操筦一錢一穀悉有主者是於何取

給焉夫其手口俱作歷三歲僅克成之彼量期計庸又

當幾何今有司任事久者不過三四年是不有所迫而不及爲則必有所避而不肯爲於是下始代上爲政上始代下爲名矣是役也乘天時順地宜力惡其不出於身貨惡其不出於帑誰謂王道不在謹闡間耶瓚聞之上好禮故下易使今世急催科緩撫字使爲之上者急與之急緩與之緩彼將餬口不遑又安能賈其餘勇與河伯爭一旦之命而利所不可知之人爲則余所稱鄉先生之功鉅矣余五日河上耳旣慮其始又樂其成方與出途者共歌利涉而又藉手道波臣之罰不大有榮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吳

施也哉嗟乎當吳公之爲閫也用五行之材多以萬計夫非水衡錢其以爲壑也余乃因工於暇因具於素事豈其半而功實倍之則創之與因相去萬矣余旣復春鳴之請用記年月以諗來者而重有感於吳公云

友竹軒記

增補

薛瑄

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鄆陵卽其居之西偏作堂爲藏修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巽序則必往游其間洞闢軒檻挹清風坐綠陰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君子之取友取其德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以實吾之妄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也苟其所取之不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晁

端則爲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諒多聞便柔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蓋昔人旣兼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爲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爲所適之志則一也况竹之爲物直而不曲勁而不凋而又鏘鳴風雨聲聞於遠有似乎直諒多聞之德以之爲友則耳目所接心志所適爲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於古人而

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
歎於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
以廣思是以孔子之徒也

甯陽至德先聖泰伯廟記

增補

許彬

大德者食報必厚至行者福澤無疆此固理之自然也
昔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以爲至德意
以兩全忠孝於難全之際與蓋周盛殷衰則改步移玉
天下宜爲周有也元嫡承祧則三十七百天下宜爲泰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十

伯有也且以國民君事之才而襲王迹肇基之統則永
清大定宜爲泰伯及身有也顧乃不從翦商偕弟南竄
其忠亦何盛乎特是明王致詠西伯之服事可以自遂
其懷探薇與歌夷齊之叩馬無難直行其志若泰伯者
義重君臣恩關父子齟齬多端庸獲咸宜哉疇知託名
而逃文身而隱歸寶籙於亳京不失君臣之義埋聲聞
於吳國併成父子之恩此其兩全忠孝於難全之際者
也非古今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斯德至而食報亦至德
至而福澤亦至源遠流長本深末茂其子孫之緜緜翼

翼炳炳麟麟而未有艾也亦其理之自然哉稽伯之曾
孫仲弈受封於閭鄉遂以閭爲氏其嫡裔國寶公來甯
卜居作廟祀伯崇嘯屹範黝聖治丹縷融金粉巍然煥
然傑立乎洸水之右壯觀乎牛山之表春秋瞻拜飭芬
昭格誠盛事也噫衡山分瓊已上吳伯之號而馨香俎
豆猶依依於山高水長易水削玉更錫元胄之封而笑
貌衣冠時眷眷於流風餘韻撫几筵而思栝捲尙追荆
蠻之蹤仰檉桷而想警效長念端委之貌詎非至德之
食報者厚而福澤流於無疆乎緬維芳躅曷勝流連款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十一

茲遺範殊深向慕聊綴數言敢以壽諸貞珉云

甯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記
五十一
茲遺範殊深向慕聊綴數言敢以壽諸貞珉云

